



吸血鬼 学院

VAMPIRE ACADEMY

III 魅影附身

[美] 蕾切尔·米德 著 赵丹丹 译

在爱与忠诚中挣扎的爱情该何去何从？

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

吸血鬼 学院 VAMPIRE ACADEMY III 魅影附身

[美] 蕾切尔·米德◎著 赵丹丹◎译

SHADOW KISS by RICHELLE MEAD

Copyright:©2008 BY RICHELLE MEAD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YSTEL & GODERICH LITERARY MANAGEMENT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 MALAYSIA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:

©2010 Jilin Publishing Group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: 07-2010-2551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吸血鬼学院. 3/(美)米德著; 赵丹丹译. —长春: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, 2010. 9

书名原文: Shadow Kiss

ISBN 978-7-5463-3389-2

I. ①吸… II. ①米…②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170407 号

吸血鬼学院III

作 者 [美] 蕾切尔·米德

译 者 赵丹丹

策划编辑 李 强

特约监制 刘杰辉 李 强

特约编辑 马丁晓琳

责任编辑 赵 锋 周海莉

封面设计 怡风轩·雷雨
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

字 数 190 千字

印 张 9.5

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印刷

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电 话 总编办: 010-63103398

发行科: 010-84242008

印 刷 廊坊市兰新雅彩印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463-3389-2

定价: 26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10-63103398

献给我的侄子，乔丹和奥斯丁

第一章

CHAPTER 1

他的指尖在我背部轻柔游弋，我浑身上下感到一阵酥麻……他的双手摩挲着我的身体，顺着腰际缓缓滑向我的臀部，久久地抚摸……而后，他的双唇吻向我的脖子，不断地向下，再向下……

他的嘴唇缓缓移向我的脸颊，探到我的嘴唇。我们紧紧相拥，热烈亲吻。我身体里的血液仿佛在燃烧，我从来没有体验过这般汹涌澎湃的激情。我爱他，深深地爱着他，克里斯蒂……

等等！

克里斯蒂？

哦，不。

理智让我很快就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天哪，难道我之前都没有理智么！但事实上，我却依然沉醉在这场艳遇中，享受着它的美妙，仿佛他抚摸和亲吻着的是我，而不是她。我无法摆脱这样的沉醉。出于各种原因和目的，我与莉萨融合得太深，她的经历就成了我的经历。

我厉声告诉自己：“不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的。它不属于你，快点清醒。”

然而，我如何听得进去，每一寸灼热的神经都在侵蚀着我的理智。

“你不是她，这不是你的真实感受。快醒来吧！”

但，他的唇，此时此刻，整个世界全是他的唇。

“此他非彼他。快点出来。”

他的吻和我记忆中“他”的吻毫无二致……

“他不是迪米特里，快醒醒！”

迪米特里的名字就像迎面泼来的一盆冷水，我马上就清醒了。

我从床上坐了起来，一种窒息感突然涌上心头。我想要踢掉身上的被子，它却愈加恼人地缠着我的双腿不放。我心跳得厉害，深吸了几口气想要平静下来，回到我的现实世界。

真是时光飞逝，斗转星移！以前，莉萨的那些噩梦会把我从睡梦中惊醒，如今她的性爱生活也让我难眠，这其中的差别可不容小觑。事实上，我深谙如何排解莉萨的浪漫约会给我带来的干扰，至少在我清醒的时候可以。这一次，她和克里斯蒂无意中触到了我的软肋——我在睡眠状态下的抵抗力十分薄弱，因此，她炽烈的情感会顺着我们之间的心灵纽带进入到我的思想中。如果他们只是像普通人在床上那样（我是指好好睡觉），我也不会遇到这样大的麻烦。

“我的天。”我嘟囔着坐了起来，在床边晃动着双腿。我打着哈欠，说话都有些含混不清了。难道他们两个就不能老老实实睡觉，醒来以后再亲热么？

然而，比难以入睡更糟的是那种挥之不去的暧昧感觉。诚然，她们之间男欢女爱，与我无关。他抚摸的不是我的身体，亲吻的也不是我的嘴唇。但是，我的身体却仿佛能感受到那种消融。很久以前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感受。我浑身感到一阵充溢着温暖的疼痛。虽然很傻，但是突然之间，我是如此渴望被人轻轻地爱抚，哪怕只是抱着我。但这个人绝对不是克里斯蒂。记忆中的那些亲吻在我的脑海中回放，我能感受到那些亲吻的瞬间，感受到熟睡中的自己是如何确信那是迪米特里温热的嘴唇。

我站了起来，双腿不住地颤抖。我感到心慌意乱，还有——伤感。伤感和空虚。我需要出去走走，摆脱这种奇怪的心情。穿上大衣，穿上拖鞋，我离开房间来到厅堂的卫生间，用冷水扑面，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头发凌乱，双眼布满血丝。虽然我看起来极需要睡眠，但我不想

回到床上。我一点也不想这么快就入睡。我只想清醒一下，忘却刚才所经历的一切。

离开卫生间，走到楼梯口，探着步子往下走。宿舍一楼悄然无声，静如止水。此时是正午十分，对于夜行吸血鬼而言却是蛰伏的午夜。我蹑手蹑脚来到走廊处，瞥见空荡的门厅前台坐着一个哈欠连连的莫里族门卫。他心不在焉地翻着杂志，几乎没有任何清醒的意识。翻到杂志的最后一页，他又伸了一个长长的懒腰，将转椅打了个转，把书扔到背后的桌子上，伸手又去拿另一本书。

就在他转身的一刹那，我冲到了那扇门前。门外没有上锁，我小心翼翼地推开一点缝隙，将身体挪了出去，心里祈祷着千万别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。出来后，我又小心地将门轻轻掩住。一切都在悄无声息中进行。他最多也就能感到一阵风，而我则像日本忍者一般闯到了外面的光天化日之下。

刺骨的寒风直扑面颊，而我正需要这样的寒风。树叶凋敝的枝杈，像利爪一般绞划着石砌宿舍楼的两侧。阳光透过暗哑的乌云，落在我的身上，再次提醒我该在床上睡觉才对。我不得不眯起眼睛迎着阳光，裹紧身上的大衣，向宿舍与体育馆中间走去，那里可以躲避这恶劣的天气。路边的雪泥弄湿了我的棉布拖鞋，但我全然没有在意。

虽然时值蒙大拿州的严寒冬日，但它最合时宜。刺骨寒风可以催我清醒，驱逐我脑海中残留的那些亲昵画面。而且，它还让我能够保持自我，身体上的寒冷让我从对克里斯蒂爱抚的记忆中解脱。我站在那里，望着远处一丛模糊的树影，竟对莉萨和克里斯蒂产生了莫名的愤怒。我有些刻薄地想，随心所欲地放纵，那感觉一定不错。莉萨常说，她也想像我感受她那样感受我的心理，但事实是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幸运。她根本不能体会到自己的思想被别人的思想所占据，自己的生活被别人的生活所干扰的感受；她不了解生活在另一个人完美的爱情中，而自己的爱情却不曾发生的痛苦；她无法理解，当一个人被炽烈的爱所占据，而这种爱只可意会却不可言传，胸口是怎样的疼痛。我知道，把爱埋在心底的感觉如同抑制在心中的愤懑。那种感觉像是



要把自己一点点吞噬，直到自己想声嘶力竭地呐喊，或者歇斯底里地乱踢一气。

莉萨根本不知道这些感受，也没有必要去知道。她可以继续她的风流韵事，完全不必考虑我的感受。

我的呼吸再次急促起来，这一次是因为愤怒。对莉萨和克里斯蒂夜半缠绵的反感已经了无踪影，取而代之的是愤怒和妒忌，一种她轻易得到而我却无法拥有的心情。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情感，因为我并不想对自己的好友怀有那样的感情。

“你是在梦游么？”一个声音从背后传来。

我转过身去，吓了一跳。迪米特里站在那里注视着我，一脸的笑意和好奇。我想，当我在为自己不公正的爱情遭遇感到愤懑之时，所有这些问题的罪魁祸首却主动找上门来了。我根本没有听到他的脚步声，我的忍者能力也不过如此。老实讲，我溜出来以前带一把梳子出来又不会死。手足无措间，我用手不停地捋着自己的长发，一切都来不及了，当时的我慌乱得像是我的头顶上有什么动物的尸体。

“我在检查宿舍周围的安保，简直糟透了。”我说道。

他的嘴角浮出一丝笑意。寒冷的空气开始沁入我的骨髓，我不由自主地注意到他的皮衣，看起来是那么温暖。我想我不会介意钻进那样的皮衣里。

他仿佛看出了我的心思，说道：“你一定冻坏了。穿上我的外套？”

我摇了摇头，决定不跟他说我冻得两脚都失去了知觉。“我没事。你在外面做什么？难道你也在检查安保么？”

“我就是安保人员啊。我在值班。”值班的护卫总是在别人熟睡的时候来外面巡逻。血族喜欢跟踪像莉萨这样的莫里吸血鬼，虽然他们白天不会出来，但有一些学生不守校规，会偷偷溜出宿舍，因此白天黑夜都得小心。

“干得不错！很高兴看到你卓越的安保能力！我得回去了。”我说道。

迪米特里一把抓住我的手臂，喊道：“露丝！”尽管现在积雪未融，

寒风瑟瑟，我浑身还是感到一阵暖意。他仿佛也感到一阵灼热，吃了一惊，便马上放开我道：“你跑出来到底是干什么？”

他用这样一种嗔怪的语气，我不得不尽量如实交代：“我做了个噩梦，于是想出来透透气。”

“于是你就跑出来，连自己犯了校规也不知道，连披件大衣也忘了？”

“是的。总结得相当精妙！”

“露丝呀露丝，你还是老样子。做事总是不经大脑！”这一次，他的语气里充满了无可奈何。

我反驳道：“才不是呢，我已经改了好多了！”

这时他收敛了笑意，表情变得担忧起来。他目不转睛注视着我，那双眼睛仿佛可以洞悉我的灵魂。“说得没错，你是和以前不一样了。”他有些勉强地承认道。可能是回想起数星期以前所发生的一切，当时我和几个好友被血族抓起来后，凭着运气设法逃了出来，但不是每个人都逃出来了。我的好友曼森，一个曾经为我痴狂的男孩，被他们杀害了。如今就算是让我亲手杀了那些凶手，我也永远无法原谅自己。

这件事给我今后的生活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是的，它给圣弗拉米尔学院所有的人都蒙上了一层阴影，但对所有人的影响都比不上对我的影响。其他人已经开始注意到我的变化，但我不希望迪米特里为我担心。为转移他的注意力我向他打趣道：

“好了，别担心了！我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。我马上就18岁了，是个成年人了对吧？从18岁那天早晨我起床的一刻起，我肯定会变得既成熟又坚强。”

如我所愿，他紧皱的眉头随即舒展开来，露出一丝笑意：“是啊，我相信你会的。还有多久，一个月？”

“三十一天。”我郑重其事地说道。

“你不会是每天都扳着指头数吧！”

我耸了耸肩，他笑了起来。

“我猜你一定还列了一张生日清单！10页？还是单倍行距的！前



后顺序清清楚楚！”他脸上依然挂着笑容，是那样的自然，毫无矫揉造作的姿态，真是难得一见。

我接着和他说笑，但莉萨和克里斯蒂的画面又一次在我脑海中浮现，心中那份空虚与伤感再次袭来。以前想要得到的一切，新衣服、iPod 等等，突然间都变得无足轻重。那些物质上的享受与我最想要的东西比起来一点意义都没有。天哪，我真的是变了。

“没有。没列什么单子。”我轻声说道。

为了更好地看清我的脸，他将头轻轻一歪，几缕及肩长发滑落到他的脸上。他的头发和我一样呈棕色，但是颜色很淡。我的头发有时看起来会变成黑色。他用手将滑落的头发向旁边捋了捋，头发很快又滑落下来。“我可不信你什么都不想要。那样的话，生日可真是太无聊了。”

我暗暗想道，自由才是我最渴望的礼物——可以选择的自由，可以爱我所爱的自由。

这些我都没有说出口，只是淡淡地说道：“也没什么。”

“你究竟……”他突然停住没有再说下去。他明白我的心思，他过去一直都很明白。这也正是我们能够心照不宣的一个原因，尽管我们年龄相差 7 岁。去年秋天他当我的作战指导，从那个时候起我们就相爱了。但是，当我们越陷越深的时候，发现除了年龄上的差距，还有很多其他需要考虑的问题。莉萨毕业以后，我们两个都要负责保护她的安全，我们不能让感情影响了这件头等大事。

当然，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。我们之间的感情不会消逝，在我们感到脆弱的时候，会偷偷地轻吻，会说不该说的甜言蜜语。我从血族那里逃脱以后，迪米特里告诉我他爱我，并且承认除了我他不可能再和其他女孩在一起了。但是显然我们不可能走到一起，于是我们又回到过去那种保持距离的生活，假装我们只是严格的工作关系。

他一边试图转换话题，一边说：“随你想怎么否认，我知道你已经冻坏了。进去吧！我带你从后门进去。”

我感到非常惊讶，迪米特里很少会回避这些话题。事实上，他还

经常跟我谈论我根本不愿提及的话题。只是不愿谈论我们之间无法公开的关系么？显然这是他今天不愿触碰的。是的，一切都和以前不一样了。

我们绕过宿舍楼的一边，那里住着新来的护卫。我打趣道：“是你冻坏了吧！既然你从西伯利亚来，难道不应该是非常不怕冷的么？”

“西伯利亚可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！”

“我想象那里是一个冰冷的荒原。”我实话实说道。

“绝对不是。”

“你想家么？”我一边问，一边回头望着身后的他。西伯利亚那种地方，简直不可想象。在我看来，所有人都希望在美国生活，就算不是美国，至少也不会是西伯利亚。

他若有所思地说道：“无时无刻不想念。有时候，我真希望……”

“巴利科夫！”

一个声音在我们身后喊道。迪米特里嘟囔了几句，便把我往前一推，推到了我们刚刚绕过的角落里说道：“躲好！”

我躲在一排冬青树下，宿舍楼就夹在这些树中间。它们没有结果，但是枝叶繁茂，尖细锋利的叶片划破了我裸露的皮肤。一想到这严寒的天气，还要担心夜行暴露，几处划伤已经不算什么大问题了。

少顷，我听到迪米特里说道：“现在不该你值班吧！”

“对。但我有话跟你说，不会太久的。你去参加审判的时候，我们得换岗值班。”我听出来了，这是学院护卫长官艾尔贝塔的声音。

“我觉得这会加重其他人的负担。真不是时候。”迪米特里的话里带着几分不安的语气。

“是啊，可是女王有她自己的安排。”艾尔贝塔的声音听起来颇有些不满。我想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她接着说：“瑟拉斯特会接你的班，在你训练期间她和埃米尔一起替你值班。”

训练期间？迪米特里下星期不会进行什么训练的，因为……啊！我明白了，是实战演练。明天我们这些新人就要开始为期六周的实战演练了。我们会停课，然后24小时保护莫里族，那些成年吸血鬼会

检验我们的表现。所谓的“训练期间”一定就是指迪米特里参加的这个实战演练了。可是她提到的那个“审判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学期末我们必须参加的期末考试？

“他们说过不介意承担额外的工作。但是，我在想你是不是可以在走之前替替他们的岗，这样不就扯平了么。”艾尔贝塔接着说道。

“没问题！”迪米特里回答得干脆利落。

艾尔贝塔叹息道：“谢谢！这就好办了。真想知道审判会持续多久。我可不想去太长时间。你可能以为对大什科夫的审判是板上钉钉的事，可是要关押这样一个重要的贵族成员，女王也开始害怕了。”

大什科夫？我整个人僵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浑身感到寒气逼人，但绝对不是因为天气寒冷。

“我相信他们会坚持正义的。”迪米特里说道。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他当时不愿多说，是怕我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话。

“但愿如此。也希望这件事能像他们宣称的那样很快解决。你瞧瞧，外面冷成这样。要不你和我到办公室里看看日程安排？”

“好啊！但我得先去处理下其他事情。”

“好的，待会儿见！”

一切又恢复了平静。他得推测艾尔贝塔是否已经走远。确定无疑后，迪米特里绕过来站在树丛前。我从藏匿处跑了出来，他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。

“露丝！”

“大什科夫？”我尽量压低嗓音，以防艾尔贝塔听到，“是维克托·大什科夫？”

他并没有否认，而是直接答道：“是的，是维克托·大什科夫。”

“你们是说，你们的意思是……”这简直像晴天霹雳一样让我张口结舌、语无伦次，真是难以置信，“我以为他早就被关起来了，你是说他还没有接受审判？”

是的，这绝对令人难以置信。维克托·大什科夫就是那个尾随莉萨，然后摧残她心灵和身体的那个人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莉萨的力



量。所有莫里族成员都能使用土、气、水和火中的一种元素施行魔法，而莉萨却可以使用一种闻所未闻的第五种元素，即“灵”。她可以治愈任何东西，包括使人起死回生。这也正是我得以进入她体内的一个原因，有人将它称之为“魅影附身”。她曾在—场车祸中救了我的性命，而她的双亲和哥哥却在那场车祸中丧生。之后她便以某种方式将我们俩结合在一起，这样我就可以感受她的思维和生活了。

维克托早就听说她有这种治愈能力，想把她关起来据为己有，让她成为自己的“生命源泉”。他对妨碍自己的人心狠手辣，对像我和迪米特里这样的人，他会使用更为卑劣的手段。17年来，我树敌无数，但能让我恨得咬牙切齿的只有维克托·大什科夫，至少在活着的人当中只有他。

我很熟悉迪米特里此时的表情。当他认为我有揍人的冲动时，就会露出这种表情。他说：“他是被关了起来，但还没有接受审判。法律程序有时候是很费时的。”

“可是马上就要审判了是吗？你要去？”我咬着牙极力使自己得心平气和。我觉得自己脸上的表情还是一副要打人的架势。

“下周就去。关于那晚你和莉萨的事，他们要我和其他几个护卫出庭作证。”一提到四个月前发生的事，他脸上的表情马上就变了。那依然是我所熟悉的表情，那是当他所关心的人陷入危险时，因愤怒而恨不得挺身而出的表情。

“就算你骂我疯了，我也还是要问，我和莉萨会跟你去么？”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，但是我讨厌那样的答案。

“不行。”

“不行？”

“不行！”

我双手叉起腰，说道：“你要讲述我们那天发生的事，难道不应该让我们也在场么？”

迪米特里此时摆出一副指导员的严肃神情，摇了摇头道：“女王及其他护卫都认为你们还是不去为好，我们所掌握的证据已经足够了。



而且不管他是不是凶手，他过去和现在都是世界上最有权的贵族之一。那些了解这次审判的人都希望不要太声张。”

我反驳道：“什么？你以为你把我们带去，我们就会昭告天下，搞得人人皆知？得了吧，同志，你真以为我们会那样做啊？我们只想亲眼看着维克托·大什科夫被关起来——永远关起来！甚至比永远还要长。而一旦他无罪释放，你就只能让我们去教训他了。”

维克托·大什科夫被捕以后就进了大牢，我以为一切就这样结束了。我还以为他会一直被这么关下去，直到死的那一天。我一直都没有想到过他应当先接受审判。虽然他所犯的罪行昭然若揭，但是莫里族的司法机构属于机密组织，尽管独立于人类的司法机构，但它们的办事程序有诸多相似之处，一些繁琐的必经程序还是会有有的。

“那不由我说了算。”迪米特里说道。

“可是你的话也可以起到一定作用。你可以为我们说说话呀，尤其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我的怒气略有平息，却突然感到一丝恐惧，我几乎无法再说下去了。“尤其是，尤其是他真的有可能脱罪，那怎么办？你觉得女王会将他无罪释放么？”

他突然间显得甚为疲惫，说道：“不清楚。有时候没法预测女王和那些高级贵族们会做什么决定。”说完，他将手摸进口袋，来回掂弄着一串钥匙，接着说道：“你瞧，我知道你不开心。我们现在还是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了。我得去见艾尔贝塔，你必须得回去了。你用这个方形的钥匙从最偏的那扇门进去。你知道那扇门吧？”

“知道。谢谢。”

他也不喜欢我这副闷闷不乐的样子，特别是当他想保护我，希望我不要惹祸上身的时候。可我就是控制不住自己。维克托·大什科夫不仅是个罪犯，还是个恶棍！他渴望权力，贪得无厌，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。如果他再次脱身的话……那就只好说我或莉萨等其他莫里族成员会发生什么事了。一想到我本可以好好教训他却没人允许我这么做，我就一肚子气。

走了几步远后，迪米特里在后面喊道：“露丝！”我回头看他，



他说道：“对不起！”然后他停住了，脸上抱歉的表情变得有些谨慎。
“明天早上你最好把钥匙送回来。”

我扭头就走。也许我这么说有失公允，但是我天真地以为迪米特里无所不能。如果他真想让我 and 莉萨参加审判，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得到。

就在我快到门口的时候，眼睛的余光瞥见周围似乎有什么动静。我的心情顿时一落千丈。非常好，迪米特里给我钥匙让我从后面悄悄溜进来，可现在就有人搞突击检查。我就是这么倒霉。我一边期待着老师跳出来逼供，一边转过身做好解释的准备。

然而，并没有出现什么老师。

“不！”我轻声说道。这一定是个恶作剧。“不可能。”

突然间，我怀疑自己是在做梦。也许事实上我真的正躺在床上酣睡，不停地做梦。

因为我确实确实，确实确实只能用做梦来解释我眼前的一切。就在学院的草坪上，在那棵年代久远，虬曲盘旋的橡树的暗影中，站着一个人。

曼森。

第二章

CHAPTER 2

哦，好吧，至少看起来很像曼森。

他，或者它，总之不管是人是鬼，非常模糊。我不得不眯缝起眼睛，不停地眨着眼才能将他看清。他身影虚幻，几乎呈半透明状态，在我的视线里忽隐忽现。

但是，在我看来他确实很像曼森。他的皮肤像褪了色似的，原本就白皙的皮肤看上去更加惨淡，赭红的头发也呈现出一种淡淡的橘黄色。我几乎看不到他脸上的斑点。他的穿着和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时候一模一样：一条牛仔裤和一件黄色的羊毛夹克，夹克底部露出青色的毛衣。衣服的颜色也淡了许多。他仿佛一张被人遗忘在阳光下的相片，正一点一点地褪色，黯淡异常的微光映衬出他的身形。

我感到非常惊讶，不光是因为他已经不在人世，而是他脸上的表情。那是一张悲伤的脸，异常悲伤。看着他的眼睛，我的心都要碎了。几周前发生的一切再次冲入我的脑海。我眼前再次浮现出当时的情景：他倒下的样子，以及血族脸上那狰狞的表情……我顿时哽咽了，站在那里寸步不移，呆若木鸡。

他也上下打量着我，表情依旧悲伤、严肃，不苟言笑。他张了张嘴，仿佛有话要说，却又合上了。我们之间的气氛变得凝重，他抬起手向我伸来。这一举动把我从恍惚中惊醒。不，这不是真的。我看到

的不是真的。曼森已经死了，是我亲眼看到他死去的，当时我还抱着他的尸体。

他的手指微微抖动，像是在和我打招呼，我顿时手足无措。我倒退几步，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。他没有跟来，依然抬着手站在那里。我的心紧紧一抽，转身就跑。快到门口的时候我向后看去，尽量使自己局促的呼吸平稳下来。此时他站着的地方已经空无一人。

我踉踉跄跄地爬上楼，把门紧紧一关，双手还在不住地颤抖。我一头倒在床上，反复回想刚才的那一幕。

到底是怎么了？刚才的一切都不是真的。不可能是真的，绝不可能。曼森已经死了，所有人都明白死不能复生。是的，我是死而复生了，但那是特殊情况。

显然一切都是我臆想出来的。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这样的。我已经疲惫不堪，对莉萨和克里斯蒂还心有余悸，关于维克托·大什科夫的消息就更令我头疼了。也许冰冷的天气也使我无法正常思维。是啊，我想得越多，就会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找到越多的解释。

然而，无论我怎么告诫自己，我就是无法入睡。我躺在床上，把被子拉到脸上，想要忘记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景象。但是我做不到。我脑子里全是那双哀伤的眼睛，异常哀伤的眼睛——仿佛在说：“露丝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”

我强行闭上双眼不去想他。从曼森的葬礼回来以后，我就一直很努力地生活，装作很坚强的样子。但事实上，我根本没有从他去世的阴影中走出来。我日复一日地对自己说：“如果……那该多好！”但那像一种折磨。如果在那次和血族的战斗中我能反应更迅速，力量更强大该多好！如果一开始我就没有告诉他血族的所在之处该多好！如果，哪怕我只是回报了他对我的爱该多好啊！所有这些“如果”都能够让他活下来，然而这些“如果”无一能实现。这全都是我一手造成的。

我对着漆黑的房间轻声说道：“这是我的幻觉。”怎么可能不是我的幻觉呢？我经常会在梦里梦到他，在我清醒的时候就不需要再看见他了。“一定不是他。”

